

在大學公衛系的課程中，顏如玉最偏愛人類生態學。不知是書中的材料吸引着她，還是她對教這門功課的林教授，有着過分的仰慕？自從林教授第一次來上課起，顏如玉便對林教授及人類生態學同時有了好感。到目前為止，林教授和人類生態學，在她腦海中已經分不開了！一看到林教授，就想起人類生態學；一看到人類生態學的課本，就想起林教授。林教授與人類生態學，成爲一個解不開的聯結體，蘊蓄着許多奧秘與神奇。

林教授的教學法真是不同凡響，她能把一章書講的出神入化，扣人心弦。那一張伶俐的小嘴，能講出天地間最難表達的語言；那一個圓圓的腦袋，能裝滿天地間最豐富的學問，若不是上帝特殊的賜予，那能有此奇特的才具？

每次上課時，整個教室擠滿了人，教室外面的門口窗邊，到處人頭攢動。有的伏在桌子上振筆疾書，有的站在走道上凝神聽講。這種盛況，正是林教授榮耀的表徵。但她似乎毫不在意，她不問聽講的人有多少，她的心只和教材印合在一起。因此，在她認爲：對千萬人講書，跟對一個人講書是完全一樣的。

二

在今天以前，顏如玉只受過兩個人的感染，一個是她的母親，另一個就是林教授。她媽媽在她的生活起居上，有着絕對的影響力，但是林教授却在思想上左右着她。現在，她的一舉一動，都在摹擬林教



授，林教授如同一尊石膏像；顏如玉，好比是一個學畫的人。如要把這張素描畫好，就得揣摩石膏像的形態，畫得和它一模一樣。

奇怪的是顏如玉的臉，長得和林教授很相像，雖然林教授的前額，已經刻上了幾絲深沉的皺紋，而且肢腰肥胖，走起路來，已見老態龍鍾了。但是從她臉部的輪廓及眼睛的神態上看來，年輕時可能跟如玉很相似，怪不得班上的同學時常取笑如玉說：「林教授挺像妳的老大姐，所以才特別喜歡妳呢！」

可不是嗎？林教授待顏如玉實在太好啦！當她第一天來上課時，她那敏銳輕柔的目光，緩緩地從課堂的四週掃過一遍。中間一度在如玉的臉上停留了好久。繼而雙唇微動，欲言又止。如玉不知林教授這是甚麼意思。但總覺得林教授對她另眼看待，內心有無上的寵幸與快慰。

第二堂上課時，林教授又將如玉全身打量一遍，然後掀開點名簿，遲疑地審視一番。

「小姐！」林教授指着如玉問道：「妳能告訴我嗎？妳除了顏如玉之外，還有別的名字嗎？」

「沒有」。顏如玉站起來，懇切的回答。

「對不起！請坐下。」林教授表示歉意，又感到失望。

經過這一番盤問以後，在如玉的心中起了一個疑雲：「她幹麼要這樣問我呢？是不是認錯人啦？我要揭開這個謎底，看它謎面出得合理不合理？」

當天晚上，如玉首次去拜望林教授，林府除了主人之外，連一個三尺應門的童子也沒有。林教授對如玉這個不速之客，甚表歡迎。在談話間，她又仔細端詳顏如玉。好像有一道算不出的數學題，要在如玉臉上找到答案似的。

「林老師，您爲甚麼老是瞧着我呢？」如玉羞澀的說：「今天上課時，您問我那些話，是甚麼意思呢？」

「沒甚麼。」林教授突然表現得很嚴肅。「從前我有個女學生跟妳很像，我以爲妳就是她呢。」

「唔！原來是這樣麼？」如玉思維少頃，接着問道：「您是不是很想念那個女學生呢？」

「當然囉！我一直在想她。」林教授很憂戚地說。

「那麼，我可有這份榮幸來代替她嗎？」如玉兩眼注視着林教授，等着她的回答。

「妳願意嗎？那好極啦！」林教授伸手一拉，把如玉攬在懷裏。她們兩人同樣感到無限的溫慰與甜美。

三

林教授除了研究生態學有重大的成就以外，在詩詞方面也有極高的天分。學生社團組織一個長風詩社，特請她當指導教授。長風詩社網羅各學系的高材生來參加，當然顏如玉也是其中之一。今天晚上長風詩社又集會了，吃過晚飯後，顏如玉第一個到教室裏，看到每張桌子上都擺着一張詩稿，上面印着一首樂府詩「孤兒行」，那是從清商瑟調裏頭選出來的。寫來悽愴欲絕，令人不忍卒讀！

「真討厭！又是甚麼孤兒行啦！林老師爲什麼這樣喜歡孤兒呢？上次已經講過兩首孤兒行了，現在又來一首，總是孤兒孤兒的，煩死人啦！」如玉一邊看着詩稿，一邊在心裏嘀咕着。

顏如玉是個孤兒，從三歲失去父親後，便過着悽苦的生活，她父親生性耿介，居官十載，兩袖清風。他死了以後，留下如玉和她寡母兩人，寅吃卯糧，三餐不繼。幸虧她母親茹苦含辛，爲人幫傭，才得勉強維持母女兩口的溫飽。如今算是暫時安定下來了，如玉的學業，也快要完成了。可是對於她們母女倆的痛楚經歷，却深深的刻在如玉的心版上。

林教授講到悽愴處，聲音很低沉，表情極悲苦，有些人已在低頭飲泣了，整個教室瀰漫着悲哀愁苦的氣氛。如玉實在受不了了！她三番五次地想要克制自己，不使落淚，但怎麼可能呢？她的淚水早已像一串斷了錢的珠子，一顆一顆地落下了！

「使我朝行汲，暮得水來歸，手爲錯，足下無非……冬無複襦，夏無單衣，居生不樂，不如早去……」

當林教授講到這裏時，如玉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她帶着滿臉淚痕，奔出教室去。她一時不知所往，總覺得頭重腳輕，好像要栽下去似的，於是她斜倚在走廊的欄杆上，讓情緒平伏下來。

「如玉 跟我來。」如玉發覺有人在她肩上一拍，她回頭一看，正是林教授。她跟林教授走到休息室，林教授拉着她並坐在一張沙發上。

「我知道一連講了三首孤兒行，空氣太沉悶了，實在不適宜，而且其中有幾位同學的身世，與詩中的意境相吻合的，不免引起傷感。女孩子的感情最脆弱，我實在不該刺傷妳們的心。可是我憐愛孤兒，也並非無因。」林教授溫和地說。

「老師有甚麼苦衷，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「我本人是一個孤兒，我日夜思念的那個像妳的女孩子，現在也是一個孤兒了！」林教授嚥下一口烏龍茶，然後緩緩地說：「所以我同情孤兒，并希望天下做父母的人，都能以愛自己子女的心，去愛孤兒。真正做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

「唔……」

如玉走出教授休息室，耳鼓裏一直在響着林教授的這一番話。

四

林教授愛護顏如玉無微不至，她決心傾全力來照顧如玉。除了上課以外，所有的時間，幾乎都用在如玉的身上。譬如她籌劃要買些什麼藥品來調補如玉的身體啊

，如何裁製一些高尚大方的衣裳給如玉穿啊，如何購買一些有益的書籍給如玉讀啊，如何引導如玉走向光明燦爛的前途啊。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林教授挖空心思，刻意設想的。她把如玉當作是她那個日夜思念的女孩，她要供獻出她餘生所有的心血，來培植這一棵尚未開花的小樹。假使用生命能夠換來幸福的話，她也情願換一份給如玉。

林教授的情感很豐富，但她不肯廉價拋出。多年來，她留心揀選，希望得到一位值得輸送感情，同時也能接受她的感情的人。可是她望盡天涯路，找不出一個需要她也是她所需要的人。如今，她轉任這所大學，無意中認識了顏如玉，她就一舉手把如玉抓住了。

她毫不保留的愛如玉，凡是如玉所需要的，她都不吝嗇地給。這些年來，她給如玉的，(包括感情的與物質的)，比如玉的媽所給的，不知超過多少倍。她對將來有沒有能力繼續供應如玉，並不感到憂慮，所憂慮的，是她能否永久地把如玉籠絡住？即使籠絡住了，而如玉又是否肯繼續接受她的供應？這些問題，她會隱隱約約地向如玉透露過。

造物者爲什麼這樣不寬大？既然創造出這樣一位女中的聖賢，爲什麼不給她應有的幸福？爲什麼不給她家庭的溫暖？爲什麼不給她子媳的承歡？爲什麼不……？

如玉同情林教授，勝過於同情她自己，她雖然比林教授僅僅多了一個母親，可是這一個數目就使她太滿足了。在沒有遇見林教授以前，她認爲她是世間最不幸的人了，現在，她同林教授比較一下，她還

算是幸福的人呢！人在幸福的愛撫下往往不自覺，等到幸福離去後，才認識那就是幸福。

林教授那個日夜所思念的人，不知是誰？如玉有時從側面探聽她，但林教授總是諱莫如深，好像有難言之隱。如玉怕勾起林教授痛苦的回憶，不敢緊緊追問她。就當她的話是千真萬確吧，但那位女學生到底跟她有什麼瓜葛呢？真值得她這樣懷念嗎？需要她付出這麼多的心血嗎？這些問題都是一個個解不開的結。

不管怎麼樣，如玉認為她總應該努力使林教授忘了那個女孩子。換句話說，她必須替代那個不知名的女孩子，攝取林教授全部的愛心，使林教授精神有所寄託，心性有個定力。這樣，在林教授這方面來說，生活可以大大的改觀，在如玉這方面來說，多一個人愛護她，也可以使她多一份幸福。

不過，林教授的心靈，已經受到很大的創傷了。她儘可能地避免談到天倫之樂，尤其不願意參加任何家庭的宴會。她不是忌妒別人有天倫之樂，而是悲哀自己為什麼六親全無？她家裡本來很少客人，縱然有，也多是單身的女客。因為她不歡迎任何携妻帶子的嘉賓。這不能說不是心理的病態，但她不但不急於治療她的心病，相反的，她認為這病無寧說對她是有益的。假使沒有這堵心裡的圍牆，把別人的家庭和她隔開來，她不知要受到多少痛苦呢！現在她所需要的是寧靜而不是繁華，是平淡而不是狂熱。這種生活的形態，不是像如玉這種年紀的人所能理解的。可是如玉却盡力克制她自己，凡是不合於林教授

的，收斂起來，合於林教授的，放開出去。聖經上說：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義，在大事上也不義。」如玉認為她如果不在這些小節上對林教授盡心，還能在什麼事上對她盡心呢？

五

要來的事終於到來了，那是一件夠不幸的事啊！如玉的母親今天非常憤怒的訓誡她，叫她不要再跟林教授往來。她說林教授是一個妖精，一個心理變壞的女人。她說如玉要是經常守在林教授身邊，終於會被她帶壞的。

如玉再三地向她母親懇求，她說林教授待她太好了，她不能辜負林教授，況且，林教授的身世又是如此淒涼，她更應該同情林教授。如果不讓她到林教授家裡走動，不是使林教授更孤單了麼？可是如玉的母親反問她說：

「孤單？難道你怕她孤單，就不怕我孤單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如玉心裏想道：「母親沒有我，也是夠寂寞的。幾個月來，我的心都偏向林教授那一邊，對於母親的生活，我倒很少關心了。雖則早晚都和母親在一起，可是早晚的時間畢竟太短暫了。而且整個白天的時間都給林教授佔有了，母親反而被冷落了，她怎能不提抗議呢？」

如玉心想她應該分出一半的時間來安慰母親，否則她老人家缺乏膝下之歡，晚景也是夠淒清的！然而她中途變卦，對林教授要如何交代呢？所以她認為必須向林教授婉言解釋一番，不要讓林教授誤會她有什麼惡意才好。

如玉到林家去，林教授不在。桌上擺着一本日記簿，她好奇的翻開最近幾頁：

×月×日

如玉很可愛，她長得很像我那個失落了的女兒——江心月，不過姓名全不同，是否被人改過了？我曾從旁調查如玉的身世，但是一般人都不清楚。只知道她有個年紀同我相若的寡母，兩人相依為命，生活過得很清淡而已。此外，便什麼也不曉得了。

不管怎樣，我應該愛如玉。同時如玉的母親也應該把女兒的愛心分一半給我。誰叫她要生一個跟我寶貝小女兒一樣的女兒呢？既然她酷肖我女兒，我就有權利來愛她、養她、教她。我要把我全付的心血灌注在她身上，使她長得更可愛、更完美。

×月×日

今天接到如玉母親寄來一封信，大意這樣說：

「我是顏如玉的母親，爲了如玉的事。我冒昧地寫這封信給您。請您原恕我的唐突，並接納我的懇求。

我知道您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女教授，我也知道您是缺乏家庭溫暖的孤兒。照理說，我應該幫助您、使您能分享我們母女之間的一半溫情。可是依目前的情勢看來，我這願望已經幻滅了！我也是一個極端需要兒女溫情的人，自從玉兒認識您以後，我們的家庭幸福便受到了嚴重的威脅。玉兒忠於您，把溫暖帶到您家裏去，可是我呢？我卻陷落在不幸的境地裏了！我孤單，我寂寞，我缺少一股生命的活力。從前您所有的不幸，現在都移轉到我這邊來了。

親愛的林教授：您忍心這樣做嗎？假如不，您願意把幸福還給我嗎？」

這封陌生的來信，無異是一顆炸彈，把我的心都炸碎了！一個沒有兒女之愛的人，難道也不能愛別人的兒女嗎？上帝，求您爲我作主。我將要失去我命中之寶啦！

×月×日

爲了要挽回如玉跟我的命運，我曾試圖說服如玉的母親。但是一切都歸失敗了！不幸的事又落在不幸人的頭上了！

昨天我作了一次冒險，等如玉不在家的時候，偷偷摸到顏家去。我跟如玉的母親，舉行一次決定性的談判，我要求她容許我像愛女兒一樣的感情來愛如玉。但她始終不肯。她說如玉的感情是她生命的源泉，不能減少一分。她說自從如玉親近我以後，對她的感情就沖淡了。在這一段期間裡，她精神上極端痛苦，痛苦到不能自拔。

一切都完啦！我還爭取甚麼呢？痴！不要再作任何幻夢了！讓如玉回到她母親的身邊去吧！真正的家在天上不在人間，幸福離我越來越遙遠，我爲什麼要追逐這個痛苦的爱呢？求主賜給我智慧與利刃，讓我勇敢地割愛！割愛！

.....

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如玉把日記本子合上，匆匆走出林家。

「母親果真有這種強烈的反應嗎？假如我親近林教授，會給她帶來痛苦的話，那我真是太不孝了！」如玉邊走邊想。

「我錯了！我太忽略母親對兒女之情的重要了。我雖然敬愛林教授，但我更應該敬愛生我育我的母親。我今天不能孝敬

爲我受盡折磨的母親，怎能對得起父親在天之靈呢？」如玉越想越後悔。

六

如玉回到家裡，決定要向母親懺悔。

母親不在家，她走進母親的臥室。桌上留着一張字條，她驚急地讀下去：

「我最疼愛的玉兒：

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；我不是你的生母，充其量只是你的養母而已。

當你三歲的時候，在廣州中山大學附近走失了，我把你帶到我家裏去。因爲你長得很可愛，我又無所出，所以便偷偷地把你收養下來，那時有一位中山大學的女教授，到處在找你。她，就是你的母親，也就是現在的這位林教授。我爲了太愛你了，不願把你交還給她，後來我帶着你隨同一位親戚，搬到永安去。抗戰勝利後再回到廣州，聽說你母親不在中山大學任教了。我同你在廣州老家住了三年多，不幸大陸變色了，老家呆不下啦！我又帶着你逃到台灣來。人生何處不相逢？誰知又在這個地方遇見了林教授！自從那一天你告訴我說認識林教授的時候起，我便像失魂似的驚惶無狀。我怕你會從我手中再次失落，而這次拾到你的不是別人，一定是你真正的母親。

本來你叫江心月，我把你改爲現在的名字。而且三歲時的相貌，跟現在也差得很多了，照說我是可以不把這個秘密洩露的；可是這些日子以來，我的良心受到嚴厲的譴責，我爲什麼要奪人的子女呢？我爲什麼要騙取別人子女的愛心呢？這是多麼殘忍而又可耻的事啊！我不能也不願這麼做，我決定把你交還林教授——你的母親。請你拿這張條子去見她，願上帝保佑

你們。

我到外地旅行去，三五天後才能回來，藉此爲你們母女的重逢，致最高的賀忱。

詠梅留字 ×月×日

如玉讀完這張留條，淚下如雨。忽然感到一陣暈眩，四肢癱軟，搖搖欲倒，這時，有人從背後把她抱住，使她有個依靠。

「孩子！一切我都明白了！感謝主，我終於找到你啦！」如玉認得出那是林教授——她的母親——的聲音。這時她好像是勁，轉身抱住林教授，高聲喊道：

「媽！我害你好苦啊！」

「不！比我更苦的是顏太太，她也是你的母親。她養你、育你、恩重如山！」

如玉哇的一聲哭了，說不出話來，母親慰撫她說：

「我們就在這兒等着顏媽媽回來。」

「是的，等着她回來！」

窗外晴空如洗，陽光普照大地；百靈鳥在椰子樹上高歌，歌聲顯得和諧而快樂。

感謝本系助理林慈慧小姐捐助 500 元

* ~ 會長的話 ~ *

代表我們公共衛生學系整個向心基石的刊物——衛馨，經過這一段漫長醞釀時期，在主任、教授及無數熱心同學的「催生」之下，終告「娩出」，其中「陣痛」的艱難，自非一般不事之士所能領會一、二。

一本全然「新生」的刊物，它沒有傳統的步調可以依循，必須在艱寂中摸索前進。故每一舉步無不需要全體同學的竭誠支持，區區一字之褒，實是推動工作的精神原動力；對於求好殷切的建諫，我們自當善納，力求缺失的改進。但也誠懇的希望本系的每一位同學，在你（妳）們要求「系裡替你（妳）們做些什麼之前，應當捫心自問，自己替「系」裡做了些什麼？

這本刊物的付梓，僅只是一個起點，由這個起點我們已預見它蘊有無限的可塑性。因教授及先進學者的慨然允稿，立下了學術研究的指標，使彼此所學匯成一流，但必得經過我們全體戮力以赴，使之漸趨於成熟，而逐日蔚成公衛獨有的形質，藉此更具體的把「公共衛生」介紹給周遭對它感到陌生的人們，而更進一步的使衛生知識能夠普遍的被了解及重視

* ~ 編輯的話 ~ *

「甜、酸、苦、辣」能道盡編輯的滋味嗎？我們以為是見仁見智，難為不知者道也。

編一本刊物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鼓勵，尤其是我們「公共衛生系」一新系、新刊物、新嘗試。而正當此時，一些衛生界的前輩及教授們伸出真摯的雙手，這不啻是沙漠上適時出現了綠洲？！怎不讓我們感動呢？在此，由衷地謝謝您們。

對同學們踴躍的投稿，我們感到十分欣慰，看到稿紙上一個個跳躍的字，心裏更有股說不出的暖流激盪著，只是一本刊物必有它的特性，因此，有些只能割愛了。親愛的同學們，您們的支持與愛護，我們將永銘於心。

「衛馨」編得稱不上盡善盡美，然而它是我們的血與汗所織成的；何況一切事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」朋友們，我們竭誠地盼望著您們的批評，愛護與指教。

還有，特別謝謝本系助理林慈慧小姐及台大公衛系黃月桂同學，您的支持與鼓勵，確實讓我們在失意時感到安慰。